

冲击之后：沙特阿拉伯前景分析

虎翼雄

内容提要：自2015年1月萨勒曼国王上台以来，沙特阿拉伯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方面有外部压力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王国的王位传承到了不得不“换代”的历史节点，加之两年多来石油价格一直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徘徊，经济形势严峻，政治能否继续保持稳定尚不明朗。倘若萨勒曼国王和其后继者能够协调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维护与大国良好关系，创造一个较为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沙特阿拉伯的发展前景看好，但如果在本轮改革中出现大的波折，其前景令人担忧。

关键词：沙特阿拉伯 改革 稳定

历史或将证明，在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和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王室政治剧烈变化的冲击之后，2017年可能是沙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极为不平凡的一年。这个曾经让人感觉经济富足、政治落后、社会保守的国家突然之间开始了快速转型。年仅32岁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接替他的堂兄穆罕默德·本·纳伊夫成为王储，从而也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国家王位的第一继承人；一项目标宏大的经济转型计划持续推进；一场外界并不明确其深意的反腐运动高调展开；诸多社会政策发生深刻变化。沙特王室的政策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其经济改革措施能否成功？沙特还能保持稳定吗？这些是所有关心沙特的学者和观察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分析。

虎翼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副研究员。

一、沙特为什么进行激进式改革？

媒体普遍认为，沙特之所以进行如此激进的改革，主要与2017年6月成为新王储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以下简称“小萨勒曼”）有关，并且在外界看来，萨勒曼国王虽然在沙特王室内部享有声誉，但已经年老多病，其推行的诸多政策后面实际上早已是小萨勒曼在操盘。毫无疑问，小萨勒曼成为王储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对沙特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是王室此轮改革最直接的推动力。但从根源上来看，沙特王室之所以进行此轮较为激进的改革还有更深刻的内外部因素。沙特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在中东大变局的背景下，随着石油价格的大幅波动和与周边国家日益紧张的关系，加之王室内部王位继承的剧烈变化，内忧外患，不得不采取较为激烈的改革措施，以期能够较快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平衡。如果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沙特内部的经济形势和外部的不安全因素没有太大变化，但在政治领域出现了显著的不同，最主要的就是王位继承的变化。

沙特最显著的政治改革是王位继承变化。

从王室内部看，萨勒曼国王自2015年上台后连续废黜穆克林、穆罕默德·本·纳伊夫（Muhammad bin Nayef）等王储，以此确立小萨勒曼的王储地位。虽然萨勒曼从1962年起就开始担任利雅得地区的总督（Governor of Riyadh Region），具有非常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并且在家族中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调停者和纪律执行者¹，在王室内部享有盛誉和威望，但他连续的废储之举一方面让外界感到震惊，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王室内部的不满，打破了自费萨尔国王（King Faisal, 1964—1975年在位）以来沙特王室一直致力于维护的内部平衡。如果说废黜穆克林是因为其无论年龄、经历还是品行都难当大任的话，废黜在资历和能力上都更胜小萨勒曼一筹的穆罕默德·本·纳伊夫就完全可以被认为是萨勒曼国王强力推动的接班安排。因为经过多年的探索，沙特王室已经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即“长期在大臣会议任职的经历是王室长老委员会考虑和挑选王位继承资格的决定性因素之一”，²从这个角度说穆罕默德·本·纳伊夫是沙特家族第二代王子中的杰出人物，他长期在纳伊夫家族支系所管辖的领域——内政部任职，曾任内政部助理大臣、副大臣等职，并且被认为是沙特王国反恐战略的制定者。他曾遭遇过多次暗杀，特别是在2009年基地组织发动的一次暗杀中幸免遇难，使得他在家族中的地位得到提升。2012年11月，他的亲叔父、时任内政大臣的艾哈迈

1 “The Saudi succession: When kings and princes grow old,” from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6588422>, 2018年3月28日登录。

2 王铁铮主编：《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

德主动请辞，将内政大臣这一关键岗位交到他的手里，充分体现了他在家族政治中得到认可，也使其成为在第二代王子中具有王位继承可能性人选里的领跑者之一。而小萨勒曼虽然在2009年开始担任其父的私人顾问，并在2012年萨勒曼成为王储后担任了王储法院（Crown Prince Court）秘书长，进入国务大臣（State Minister）序列，并在2015年1月萨勒曼成为国王后担任了国防部长一职，开始进入王室决策层，但总体说来他在第二代亲王中资历很浅，经历单一，若不是他的父亲成为国王他很难成为王储。为了让小萨勒曼顺利接班，并有一个能够掌控的局面，萨勒曼国王势必须对重要的职位安排进行调整，这也意味着必须推动改革。

从沙特的经济形势看，当前沙特的经济处于一个非常低迷的时期，首要的原因是2015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长期徘徊在每桶40—60美元的水平，与此前几年每桶90—110美元的油价形成鲜明对比，对严重依赖石油的沙特经济产生致命打击，使其一直处于财政赤字状态，不得不动用多年积累的石油美元。虽然沙特的外汇储备曾经达到近8000亿美元，但“阿拉伯之春”后，沙特一方面花费近1500亿美元巨资改善民生，“购买”稳定；另一方面也向美国等西方国家采购了近千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加强国防力量建设，其外汇储备也日渐枯竭。关于这个曾经富得流油的国家即将破产的新闻不绝于耳，区别仅在于预测其破产的时间点有所不同。更为严重的是，在内部政治局势不明朗，各种政策处于多变期的状况下，沙特资本外流日益加剧。2016年5月有报道指出，沙特资本外流导致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堪忧，利雅得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突然飙升至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最高点。¹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沙特政府必须推动改革。如果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的沙特，当时法赫德国王刚刚上台，也面临极为严峻的经济形势，比如1981年到1985年沙特每年的石油收入从1160亿美元降低到184亿美元。²为缓解经济压力，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法赫德国王也着力推动经济多元化，甚至在90年代中期有研究指出沙特政府考虑对其“国有”企业沙特航空公司（Saudia）以及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udi Arabian Basic Industries Company, SABIC）实施私有化，³以增加政府收入。这与当前国际资本市场的热点——阿美石油公司上市（IPO）何其相似。我们观察到，沙特王室在国家治理中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以经济手段缓解政治压力，而当经济遇到困难时又通过政治改革带给民众希望缓解王室面临的各种压力。

从国际环境看，虽然当前沙特的周边安全环境没有20世纪80—90年代恶

1 卜晓明：《沙特资本外流 金融体系流动性堪忧》，《经济参考报》，2016年5月24日，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6-05/24/content_19467.htm，2018年3月26日登录。

2 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53.

3 Michael Collins Dunn, "Is the Sky Falling? Saudi Arabia's Economic Problems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Middle East Policy*, Volume 3, Issue 4, April 1995, p. 32.

劣,但影响其内部稳定的因素依然很多。首要的因素还是伊朗。虽然小萨勒曼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专访节目“60分钟”里说:“伊朗不是沙特的对手。沙特的经济(规模)要远比伊朗的大,伊朗不能和沙特相提并论。”但他同时也认为,1979年发生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给沙特带来了深远影响。¹正如有分析所指出的,在平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引发的麦加大清真寺事件和东部什叶派示威活动之后,为了缓和保守的乌莱玛的不满,沙特政府收紧了社会政策,比如关闭女性俱乐部、理发店,取消女性播音员,不再资助女性出国留学等,使得费萨尔国王当政以来所推行的现代化改革进程有所减速,²这一点在小萨勒曼接受“60分钟”的专访中也谈到,他认为1979年以后的沙特并不是沙特真正的样子,与20世纪60—70年代的沙特完全不同。1979年以前的沙特,女性可以工作,可以开车,沙特有电影院等,总之和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两样。³当然伊朗带给沙特最大的挑战是意识形态的,虽然伴有安全威胁,包括发展核武器以及支持中东地区的真主党等力量。因为霍梅尼坚信,君主制并不符合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已经使君主制度和世袭继承制度无效了”。⁴他还通过电视广播等公开攻击沙特王室是“唯利是图的贪图享乐者”,认为他们没有资格统治伊斯兰的圣地麦加和麦地那。⁵另一方面,伊朗带来的挑战与20世纪50—60年代来自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不同。当面对纳赛尔的威胁时,费萨尔采取了伊斯兰主义与之抗衡,而70年代末期伊朗举起的也是伊斯兰主义的大旗,强调其合法性的基础是伊斯兰法学家治国,突出的是民众参与、公平公正。在这一点上,

伊朗若能以“正常”国家姿态重返国际社会,沙特王室政权将面临更大压力。

近40年来沙特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2016年,伊朗核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如果伊朗能以一个“正常”国家的姿态重返国际社会,沙特王室政权将面临更大压力。此外,无论是也门的局势还是与卡塔尔的纷争,以及“伊斯兰国”力量的增减都会对沙特局势产生影响。不可否认,沙特在外交上近几年来给人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硬。甚至有学者认为,以前沙特的外交政策多用金钱和宗教开道,但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以直接出兵巴林和空袭也门为代表,沙特的对外政策更加倾向于展示军事实力而更少考虑使用外交手

1 “Saudi Arabia’s Heir to the Throne Talks to 60 Minutes,” <https://www.cbsnews.com/news/saudi-crown-prince-talks-to-60-minutes/>, 2018年3月26日登录。

2 虎翼雄:《沙特阿拉伯政权稳定的根源》,《理论视野》2017年第7期,第82页。

3 Saudi Arabia’s Heir to the Throne Talks to 60 Minutes, <https://www.cbsnews.com/news/saudi-crown-prince-talks-to-60-minutes/>, 2018年3月26日登录。

4 埃尔顿·丹尼尔著:《伊朗史》,李铁匠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183页。

5 Mark Weston, *Prophets and Princes: Saudi Arabia from Muhammad to the Present*,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8, p.241.

段。¹ 如何处理好周边国家关系，为沙特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也是沙特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沙特本轮改革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沙特一直处于不断变革（渐进性改革）的过程之中。总结起来说，主要发生过三轮变革，第一轮是费萨尔国王当政时期，开启了沙特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第二轮是法赫德国王后期和阿卜杜拉国王时期，进一步推动经济多元化和政治制度化；第三轮是萨勒曼国王上台以来，快速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变革。

从政治上说，本轮改革主要的变化有两方面，一是机制性的变革，二是人员的大规模调整。从机制上来看，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为了减少沙特家族内部对于小萨勒曼成为王位继承人的不满，特别是对于此后王位是否将只在萨勒曼家族内部传承的担心，沙特王室对《基本法》做了修改，明确规定以后国王和王储不能来自同一家族支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沙特家族内部对于沙特阿拉伯可能变成“萨勒曼沙特阿拉伯”的担心，但在小萨勒曼目前只有33岁，并且统治这个国家的意愿和意志都十分强烈的背景下²，这一条文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此外，萨勒曼国王上台以来，为了赋予小萨勒曼更多实权并使其经受锻炼，成立了几个重要的机构，一是经济与发展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Development），二是最高反腐委员会（Supreme Anti-Corruption Committee），都由小萨勒曼领衔。加之从2015年以来他一直掌管国防部，使得其集沙特王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于一身（2017年又兼任了原来由穆罕默德·本·纳伊夫担任主席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主席以及新成立的公共投资基金董事会主席）。并且，作为国王的儿子，在其担任副王储期间就已经多次代表其父出席各种重大外交场合，在就任王储后不久他经常代替萨勒曼国王，以“两个圣地的副守护者”（Vice Custodian of the Two Holy Mosques）身份主持内阁会议。

为了能更好地为小萨勒曼上台做准备，萨勒曼国王多次对王国的一些重要职位做出调整。在2017年6月，宣布解除穆罕默德·本·纳伊夫王储职位的同时也解除了他的所有职务（包括副首相，内政部长），同时宣布任命穆罕默德·本·纳伊夫堂兄沙特·本·纳伊夫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第三代王子，出生于1983年）为内政部长；任命法赫德国王的孙子，图尔基·本·穆罕默德为王室顾问（国务大臣级）。此后，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开始，包括9月任命年仅

1 Mohammed Nuruzzaman, *The Myth of Saudi Pow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Published on April 11, 2016, see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myth-saudi-power-15727>, 2018年3月26日登录。

2 小萨勒曼在接受 CBS 60 minutes 采访中说，只有死亡能够阻止他统治这个国家。

29岁的哈立德·本·萨勒曼出任驻美大使，11月调整了海军司令，2月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和导弹部队司令等都全部换人等。在这一轮人事调整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普遍年轻化，第二代王子中的“80后”，甚至第三代王子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二是沙特家族内部一些支系受到打压的同时，比如阿卜杜拉支系，其他支系的利益得到照顾，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某种平衡。这一点尤其以内政大臣的更替最具代表性。萨勒曼国王在免除穆罕默德·本·纳伊夫所有职务的同时，任命了同为纳伊夫家族支系的阿卜杜勒-阿齐兹担任内政大臣，使得内政这一传统领地仍然牢牢掌握在纳伊夫家族手中。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内政部的职权被削弱，有关公诉的职能被分拆，直接向国王汇报；另一方面，阿卜杜勒-阿齐兹虽然来自纳伊夫家族，但他与小萨勒曼关系密切，曾经在后者担任国防部部长的办公室任职。

当我们论及近两年来沙特政治的一系列变化时，2017年11月掀起的反腐运动不得不谈。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这场反腐运动中诸多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人物被拘押，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前国王阿卜杜拉的儿子、长期担任沙特国民卫队总司令的穆塔伊布·本·阿卜杜拉亲王（Mutaib bin Abdullah）以及号称中东首富的瓦利德·本·塔拉尔王子（Walid bin Talal）。据沙特通讯社报道，11月9日，沙特王国总检察长谢赫沙特·莫吉卜（Sheikh Saud Al Mojeb）发表声明指出，截至当时，共有208人被要求接受讯问，其中7人未经指控获释。根据沙特检察机关最近三年的调查，在过去数十年间系统性的腐败和侵占估计至少有1000亿美元。¹ 这些被调查的王子、高官和显贵在豪华的丽兹卡尔顿酒店里拘禁了两个多月，期间不断有人离开，直到今年1月底，所有人都被释放，原因是他们与政府达成了和解，缴纳了罚金。小萨勒曼在接受“60分钟”专访时承认，通过此次反腐政府从这些“腐败”分子处缴获超过1000亿美元。但他同时强调，反腐败不是为了钱，而是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任何人腐败都将面临法律的制裁。² 然而，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反腐败不同的是，这场调门甚高的反腐运动中没有一个人被起诉，也就让外界无从知晓这些被拘押的人到底犯了什么错（罪行）。正如很多分析家都已经指出的，在像沙特这样一个家族统治的王权国家，公与私很难截然分开，因此就很难用现代政治意义上的腐败行为去界定沙特王室和政府官员的行为。就如有的学者认为，把钱装到阿卜杜拉家族的口袋就是腐败，而装到萨勒曼家族的口袋就不是腐败？更何况在沙特的历史上，允许其本国国民（更不用说王公贵胄）通过掮客行为获得回报一直是其社会的潜规则。

从经济上来看，多元化、私有化、现代化是沙特本轮改革最突出的特点。

1 “Statement by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on investigations by the Supreme Anti-corruption Committee,” <http://www.spa.gov.sa/viewstory.php?lang=en&newsid=1686225>, 2018年3月28日登录。

2 “Saudi Arabia’s Heir to the Throne Talks to 60 Minutes,” <https://www.cbsnews.com/news/saudi-crown-prince-talks-to-60-minutes/>, 2018年3月26日登录。

2016年4月沙特推出了2030愿景计划(Vision 2030),其中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拟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不超过5%的股份进行公募(IPO);计划将非石油收入由2015年的1635亿里亚尔(436亿美元)提高到2020年的4360亿里亚尔(1600亿美元),到2030年达到1万亿里亚尔(2670亿美元);每年赴麦加进行朝觐的人数由800万增加到1500万(2020年),到2030年达到3000万;将沙特在全球最佳经济体中的排名由目前的第20位提高到前15位以内;私营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由3.8%提高到5.7%;非石油出口占非石油GDP的比重由16%提高到50%;妇女在劳力市场的比重由22%提高到30%,失业率由11.6%降到7%;成立军工控股公司,启动沙特军事工业;加大反腐力度;成立政府项目管理办公室,对政府项目进行评估,监督政府部门间工作协调的程度,监督政府规划计划目标推进的程度;5年内启动绿卡制度,使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可长期在沙特生活,等等。¹此后,沙特政府大力在国内和国际推广其2030愿景计划。在吉达、利雅得等城市主要街道的广告牌上都是萨勒曼国王和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的头像以及2030的标志及宣传语。但就其实施近两年的情况来看,沙特要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并不容易。就笔者赴沙特访问期间的调研了解,大多数受访沙特人和在沙中国人对2030愿景的前景并不看好。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两年多来石油价格一直低迷,沙特国库日渐空虚,其经济转型缺乏优渥物质基础。如果与费萨尔国王时期相比,当时由于石油价格上升,沙特王室有充足的物质财富支撑,费萨尔国王所做的审慎的、渐进式的增量改革能够全面平衡各方需求,避免很多国家现代化初期的混乱,因为“即便是最贫穷的沙特人也不会对王室家族的财富感到不满,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迅速提高”,因此费萨尔国王得到了从城市居民到贝都因人,从进步分子到原教旨主义者,从商人到穷人的广泛支持。²而当前沙特经济形势较为严峻,特别是2018年1月开始,沙特的水、电、汽油等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涨价,并开始对很多商品征收附加税(VAT),虽然对低收入群体有一定补贴,但民众多有怨言。

二是政治格局尚未稳固,国内资金流失严重,外部资本处于观望态度。自从萨勒曼国王上台以来,眼花缭乱的人事变局让外界对于沙特王国未来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心存疑虑。加之其内部经济形势不好,在这样的背景下内部资本外流,外部资金不愿贸然进入,小萨勒曼推进2030愿景所需的资本从何而来?如何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投资活动?

三是目标很宏伟,但小萨勒曼掌控全局、协调各方能力有限,各项改革措施

1 “沙特2030愿景中的主要改革措施”,参见中国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gzzd/201605/20160501310316.shtml>, 2018年3月28日登录。

2 Mark Weston, *Prophets and Princes: Saudi Arabia from Muhammad to the Present*,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8, p.199, 229.

推进缓慢。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2030愿景虽然很具吸引力，但前述困难和障碍不解决，就很难推动。即便一些基础条件具备，但短短10年左右时间要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再造沙特运动”绝非易事。特别是大家观察到小萨勒曼毕竟缺乏足够的阅历和历练，短期内掌控全局切实推行其计划不太现实。

四是沙特劳动力市场尚未做好准备，缺乏大量职业化、专业化的能够支撑经济转型的人才。沙特本国劳动力中有相当多的人缺乏现代科技的知识 and 训练，另外他们长期处于政府福利政策的关怀之下，通常是不干活拿钱或者少干活多拿钱，而数量庞大的外国劳工素质相对较差，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这些都不是符合经济转型所需的人力资本。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10月，小萨勒曼又推出了雄心勃勃的NEOM造城计划，¹并任命美国铝业前首席执行官柯菲德（Klaus Kleinfeld）为该项目的首席执行官；2018年2月他出访埃及和英国，3月访问美国，在访问期间除了常规的国事活动之外，还广泛会见各大公司、投资机构负责人，签署了数目庞大的合作备忘录、协议和商业合同，目的就是吸引投资，积极推进2030愿景计划，但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看，这一轮改革的力度非常大，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开放。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被国际社会诟病多年的沙特女性不能驾车即将成为历史。去年9月，萨勒曼国王发布训令，允许女性驾驶汽车，并将于今年6月正式施行。在随后无论是沙特驻美大使哈立德·本·萨勒曼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还是小萨勒曼王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专访都特别强调，女性不能驾驶汽车既不是伊斯兰教的要求也不是沙特的传统，在沙特历史上，在他们的祖辈和父辈的时代，沙特女性早就享有自由选择交通工具的权利。²此外，允许妇女进入体育场馆观看比赛，开放电影院，在公共部门提供更多、更重要的女性就业岗位等，也标志着沙特王国正在与原来那个保守、分割的社会决裂。就笔者在沙特短暂访问的亲身感受来看，今日的沙特女性已不再是人们印象中黑袍蒙面的典型刻板形象，她们追求美丽、展现自我、充满活力。依然有不少女性身着只能露出两只眼睛的黑袍，但越来越多的沙特女性开始戴头巾。另外，沙特传统的宗教警察的权力范围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在利雅得的传统街区仍然能看到标有 *mutawwa'*（志愿者）字样的宗教警察的警车，但他们不能再采取强制措施。而在现代商业活动区则几乎见不到宗教警察的身影。2018年1月，

1 NEOM的意思是“New Future”，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北部，计划建成世上唯一地跨三国（沙特阿拉伯、埃及和约旦）的大都会特区，总面积26500平方公里。更多详情可见该项目官方网站：<http://www.discoverneom.com/>，2018年4月3日登录。

2 Nicloe Gaouette, “Elise Labott, Saudi Arabia to Let Women Drive at last,”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17/09/26/politics/saudi-arabia-woman-drive/index.html>; “Saudi Arabia’s Heir to the Throne Talks to 60 Minutes,” <https://www.cbsnews.com/news/saudi-crown-prince-talks-to-60-minutes/>, 2018年3月28日登录。

沙特正式宣布将开放旅游业。这一轮的社会政策调整也是为了与政治、经济改革相匹配。从政治的角度看,剧烈的政治格局变化必须要形成与新格局匹配的社会基础,小萨勒曼以更加开放、包容和现代(比如访问英美等国期间他除了身着传统的阿拉伯服饰外,在公开场合也穿西服)的姿态示人,让民众不断看到国家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从经济的角度看,一个更加多元和现代的经济体系不可能由一个封闭和割裂的社会支撑。

三、沙特政权稳定的前景

总体来说,虽然沙特此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面临诸多的困难,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可以总结为“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对于沙特政权来说,把握好改革的速度和程度,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中做好平衡是决定沙特未来政权能否保持稳定的关键。¹由萨勒曼国王和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掀起的本轮改革在范围、程度和速度方面都远远超越了20世纪60—70年代费萨尔国王和80年代以来法赫德国王(King Fahd, 1982—2005年在位)和阿卜杜拉国王(King Abdullah, 2005—2015年在位)的改革。与前两轮改革相比,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沙特王位继承的变化使得王室内部能否继续保持稳定成为一大疑问。不可否认,王室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沙特王国的稳定。2017年6月,小萨勒曼被确立为王储,沙特王室发布的训令中透露出的信息显示,这一变化既不是因为前王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主动请辞(这与从穆克林到本·纳伊夫的王储更迭不同,当时的王室令表明是穆克林本人要求不再担任王储),²同时也不是萨勒曼国王勒令(order to leave)本·纳伊夫辞去王储之职,而是效忠委员会(Allegiance Council)³投票的结果(34票中31票赞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担任王储)。从萨勒曼国王后续的内政外交行为来看,虽然小萨勒曼的王储

1 虎翼雄:《沙特阿拉伯政权稳定的根源》,《理论视野》,2017年第7期,第84页。

2 “King Salman Shakes Up Succession and Leadership”, <http://susris.com/2015/04/29/king-salman-shakes-up-succession-and-leadership-royal-orders/>, 2018年3月28日登录。

3 2006年10月,阿卜杜拉国王宣布建立效忠委员会。10月20日,《效忠委员会法》颁布。该法共25条,主要规定了效忠委员会的职能和运行方式等,以确保不会出现权力真空。比如该法的第一条明确了委员会的组成,即由伊本·沙特健在的儿子,去世或无力履行职责的儿子的一位家族代表,国王和王储各一位儿子以及由国王指定的有能力且正直的成员组成;第七条规定了王储产生的办法,国王可以提名1至3位王储候选人,效忠委员会投票产生。如果国王的提名人选没有获得通过,委员会也可以提出人选,并在国王的提名人选和委员会的提名人中投票,获得多数票者为王储。第十条到十三条规定了国王和(或)王储不能正常履职时的治理机制。第十五条规定该委员会的主席由伊本·沙特的孙子中最年长的儿子担任,并规定第二年长的儿子担任副职,但如果两者均不能实现,则由伊本·沙特的孙子中最年长者担任。其他条款规定了会议召开的形式(闭门会)、参与代表的有效性(三分之二以上)等。应该说效忠委员会的建立和《效忠委员会法》的通过明确了沙特王室权力传承的基本规则,最大限度的代表了伊本·沙特家族各方面的利益。

之位无忧，但其在王室内部的地位并不十分稳固。外界更愿意将2017年年底的反腐行动看成是一次权力清洗，是萨勒曼国王和王储本人希望借此进一步巩固小萨勒曼未来的统治基础。从2017年萨勒曼国王出访中国、俄罗斯、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和2018年开年小萨勒曼出访埃及、英国、美国等来看，通过广泛接触世界主要国家的政经首脑，签订大额贸易和军备订单，希望获得对小萨勒曼的国际支持。而其本人也在努力向外界展示一个雄心勃勃、积极进取、现代开明的形象，甚至有沙特人认为萨勒曼家族正在让小萨勒曼的形象更靠近他的祖父，沙特开国君主伊本·沙特，以获得国内更多的拥护和支持。坦率地讲，虽然目前小萨勒曼集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于一身，但要平稳改变沙特王室多年来形成的多权力中心的格局并不容易，首先还是需要平衡好主要家族支系的力量和利益。毫无疑问，在本轮政治变革中获益最多的是萨勒曼家族（国王、王储、驻美大使、旅游部长等都由其家族成员担任），苏达里系的有关各方利益也多有照顾（内政部长、王室顾问、麦加省执行总督等），甚至已经远离权力中心的塔拉尔亲王系也有第三代王子出任阿西尔省的副总督，但前国王阿卜杜拉家族似乎受损比较严重。在这方面值得向费萨尔国王学习，他能够审时度势，知进退、懂妥协，张弛有度，降低或消除了王室内耗的风险，较好地开启了沙特现代化的进程。但同时，对于小萨勒曼来说，要防止发生在费萨尔国王本人身上的悲剧重演。

近几十年来沙特一直致力于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相关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尚未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沙特不仅石油储备量大，而且开采成本低，利润率高。要真正实现经济的转型，除了政府坚定的决心外，还需要一系列与之配套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比如开放投资、提升本国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吸引高水平的外来劳动者、规范有序的经济活动环境、实现资

**只要王室内部不
乱，经济和社会改革
得以稳步推进，沙特
未来前景可期。**

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等。当前沙特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些政策正是与此相关，沙特社会也让人感觉更具活力。只要能够在确保王室内部不乱的前提下，按照计划稳步推进各项经济和社会改革，沙特的未来仍然可期。

沙特要实现平稳发展必须妥善处理好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外界普遍认为沙特在也门的战争以及与卡塔尔的外交危机是小萨勒曼一手推动的结果。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华尔街日报》采访中，小萨勒曼多次谈到伊朗问题，并号召国际社会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并明确表示如果伊朗发展核武器，沙特也会跟进。这些态度和举措只能进一步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难以为沙特的转型和发展赢得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在这一点上，小萨勒曼需要充分从其父辈的治国理政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外交智慧中吸取经验，妥善处置。

总之，当前沙特政治经济外交都面临诸多困难和不确定性，虽然萨勒曼国王

和小萨勒曼王储提出了宏伟的计划，为沙特未来的发展描绘了一张美妙的蓝图，但最终结果如何还是取决于治国理政者的能力和智慧，在目前小萨勒曼并未完全证明自己能力的背景下，外界对于他是否能够维护王室的团结统一、协调推进各项改革、稳妥应对外部挑战心存疑惑，沙特未来的前景或令人担忧。